

歇

菴

集

欽定集卷之六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會稽陶望齡 著

門生喬時敏校友

謝伯美 弟 陶爽齡 訂
商 濬 陶祖齡 閱

序

壽少師賴翁尊師序

萬曆丙申夏六月六日維我少師許公七十降辰
先一歲門人竑等守官輦下聚而謀所爲效萬年
祝者厥塗靡從會望齡以省侍請行有日於是竑

等相率醵金布幣南嚮拜授辭於望齡曰竑等疏
遠茲以爾質往爾舌頌爾手足抃舞惟三百五十
人併于子身爾行勉之望齡於是稽首殿言曰於
休哉盛時君臣之間何其隆乎望齡讀詩至天保
蓼蕭其所稱引岡陵日月與其龍光壽考之歌上
觴錫燕交相譽頌因遐想其君若臣綏福受祚真
有若是其盛者及觀殷之二宗享國長永至五七
十年而其師保之臣若伊陟甘盤咸有耆德書稱
之曰天壽平格保乂有殷則二公者信亦難老矣

大國家醇醲之運積而後盈若殷周盛際席熙綏
平醞釀宣朗其主若相不獨志通德咸相協以道
而交履盈運年壽福祉若相景附天所贊也然則
詩人所云豈虛也哉我肅皇帝多歷年所久道
成化暨集統於今天子衍萬年曆庶幾於殷二
宗其間宜有黃髮之佐保真孕和備齒德名位之
極致應期運以生者非我公其誰當此者乎方公
入筦機務五六年間言聽計合糾繩調劑莫測其
用意小不自得遂投劾請去論者爭以是高之而

或以爲公托契旣久上下之間可謂甚厚一日謝
事遂置疑於終始之難而不知公惟獲上故一去
足以微重身退而言遂見庸上惟重公故休假
之以成公逸曲遂其請以明公高庸其言以行公
志凡公之退益足以明恩禮之盛而慶其遭耳杜
祁公旣歸間聞中朝事輒色憂喜鄭公雖去而上
恩眷無改每新法行輒曰弼手疏行至夫去留而
隆宸其禮進退而盛衰其忠此上所以待庸臣庸
臣所以自待至夫明主蓋臣相成之道殆難以形

論也公初歷侍從洎升鼎樞終始於嘉萬實惟
大明中天之會舊學而臣遠同殷佐惟平與格實
與備之其壽登康寧享有遐祉運會固然烏得而
量之哉蓋嶽降中甫星應留鄴徵神引瑞以言公
壽公所吐也後丞弼之盛美揚名烈之顯融亦公
所不樂聽也惟歷祚恆運臣主貞符推原於天而
本之君上其說大而有據近經而非譌或與我公
尊主愛君之指合公其樂受無吐哉

賀心翁常老師奏捷榮壽序

今皇帝之二十載德化暨乎華夏荒忽么麼咸若
訓典含德之厚或驕以玩養豎牢豕醉狂奔嚙時
則島夷戍卒之儼竝起於東西蓋猶成周之業盛
於宣王而玁狁蠻荆同紀詩歌芟除蕩滌以播中
興之美有光而無害方宣王時有虎臣曰方叔實
耆定之詩人所爲賦采芑也望齡嘗諷其篇章攷
覽厥旨新田菑畝則農官田畯之職試于伐鼓又
訓齊教練之事初若不及於征討而其卒章曰顯
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夫玁狁西北之寇蠻

荆東南之役也事固有樹勞於彼而收績於此安
處堂皇之間而決勝萬里之外者孰知夫耕獲之
禦侮朱芾之折衝伐獫狁之爲威蠻荆也哉維我
明邳隆則亦有虎臣秉憲纂戎爲時方叔若我師
大中丞江夏常公其人先是舶賈來告倭謀也海
外旣渺莫一夫口唱莫可馮決多以承平久賊必
不敢越溟渤有所窺望公獨曰吾可恃其不來哉
練卒補乘築塹塞險若敵已至數月有銳師萬人
而寧夏事適起賊所憑阻堅諸帥頓兵城下且老

公不勝喑噫曰夫疆竟有遠與邇誅叛逆洗國恥
振義不得以遠邇爲解遂上疏願爲國家效力起
叅將文於家使將千人赴之觸犯毒熱重繭百舍
靈旂甫指賊壘遽壞曠月之績成於一旅若或待
焉斯亦偉矣夫偷一日以爲安而苟一隅以爲暇
禍福校於眉睫異同判於肝膽此世所托於老成
無事以笑忠計者也邲之戰惟范武子謂宜備蘇
峻之亂忠若陶侃猶以越局辭故備早則蒙自擾
之疑而勤遠又若代人受禪豈獨翦翦者以臆疑

我公公亦逆觀議者之及已而甘受之也逮於緒
竟功顯而始咋服推揚公之忠勤與其卓烈之勛
詎爲知公者哉衆犬之獐噬不若一狼之易制我
悉力以事西夏而倭闕我屬國倭倚賊而張我於
禦倭必瑕矣倭得氣必轉而旁掠閩浙公計以欲
禦倭於東必先殲賊於西西賊滅而我士氣生長
百倍倭未入而魄墮不殄絕必走亡匿勢必不敢
以寸鏃嚮閩浙是我僂已叛以絕未來收功西垂
而固圍於東土也公之勞浙人以備浙其爲浙也

顯而見功緩勞浙人以討西寇其爲浙也陰而取
效徑蓋公之策最苦心最苦而訾者亦最多至今
日而稱浙師之功於關陝者有之其知是役之功
於浙者蓋亦鮮矣方奏捷策勳之日我公壽降適
與期會於是門下士某等引觴爲賀而望齡侑之
辭曰者方謁公公引髯示望齡曰別來無幾此盡
白矣望齡曰黝而白常也凡白者以年至我公以
忠與勤不亦善乎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言其
齒則老而謀壯也公春秋方在強仕齒與謀皆壯

誰若我公者望齡不敏猶將著之歌謠以附采芑
之義公其許之否

壽鄭崑巖中丞序

三代而下其豪傑之士幸而濟事者率藉其資具
材力而不知有學賢聖淪隱處卑位抱遠跡世不
察其所以言而苟徇膚革遂以道爲虛寂無用之
號而學道者爲疣贅可以有無之人道術之不明
於天下也久矣夫其道道而事事也事事則道妨
事道道則事妨道君子未嘗有妨道之事而天下

乃謂有妨事之道孔孟道之宗也當時猶以爲廣大濶迂而難用道則聖以濟事則姑置焉久矣夫事道之判也道之不行命也同人已一體用之道不明於後世聖人憫之故曰使吾託諸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而著明行之者漸明之而已自漢而唐柄道者其人與言可知也而又誰能信之乎甚矣道之盛衰視所柄也其將衰也柄每自顯而之隱至將盛而顯亦然唐虞而君商周而相鄒魯而匹夫後世衿韞者不言道而言者或非其人

柄之隱至是極矣宋程氏還孔孟者也明王氏還
伊周者也意者天其遂昌斯道耶顯功白譽豐材
偉節當世之所信居之聞然而通造化由之夷然
而合神聖其名甚高其說甚下人之所共疑將以
明疑必先信之故柄欲其顯陽明子之柄吾道也
以奇偉廣博燁赫無前之名而談易簡冲夷之旨
天下疑之而不得不信其人信其人而遂不敢疑
其說陽明子之所爲藉顯也於戲古功名材藝之
士衆矣吾猶以爲功幸而材偶道致其功者常也

學成其材者符也。功信其所乘材聽其所受謂之曰幸而偶非過也。自陽明子出而功名材藝之士之所就猶矣。非獨此也。其巨者足以雪千古聖賢闊迂難用之謗。明吾道同人已一體用之實而釋其事理岐立之疑。陽明子之功於是爲烈。吾故曰王氏還伊周者也。予始從焦弱侯游。知崑巖先生萬曆壬寅復來京師。先生以賀正東朝至。數相語郊寺。知先生之學。先生自起曹郎。掌大儀踐銓路中。擁旄節。數頓數起。天下之亮士高其節。修士婚

其修材士推其材名士榮其名而先生不處也其中泊乎虛矣而猶介乎其若未釋也其用凝乎無碍矣而猶欲乎其似波也其詣微其懷若未足嘗謂其友曰予所更得失稱譏安危榮辱之境備矣以吾學徵之有得有弗得焉老今將至懼無以竟吾學公等少壯當力勉之望齡蓋聞而懷如也自陽明子沒爲其道者高目疎趾滋世疑謗先生精心密理深造而顯行旣足以苴塞末流玩脫疎罔之弊材名修節載而明之又有以闢世俗之喙尊

顯吾道先生之功抑又大矣先生鎮延綏之明年
春秋六十李將軍如樟寓書望齡稱公所以信行
夷狄勳著邊陲者俾誦言以壽而予獨舉先生柄
道之功凡以信夷狄而著邊陲者皆其深切著明
之教耳道之於事如薪火然薪聚則火愈盛業廣
則道益崇望齡雖退猶得竊聞其廣大者以卜先
生無疆日進之學抑之詩丹書之戒異日者亦願
先生之終教之也

壽常老師五十序

當歲壬辰壽我公於虎林也時公所遣援寧夏卒
新以捷至其郡國長卿大夫稱美功伐觴罍襍遯
當是時公功名甚都庭列戟門設鼓吹走十一郡
七十邑之將吏上尻下首目睛左右轉東西趨走
不給而公顧勞苦甚貌不自怡沃者黥鬣者素嘗
攬其鬚示望齡曰此遽爾矣旣解兵柄歸休武昌
迨今始稱五十蓋古所謂服官之年而公之歸亦
以再歲論者咸謂公之膚敏碩寬勤勤著於南北
未老而退爲天下惜公而且疑公未免牢落不平

之感然望齡同門生毛給事初從漢川來言公貌
復少好時時引兩童子步出里街雨則著高屐行
泥濘中遇者或掉臂摩肩爭道而過不知其爲公
卿也蓋公於進退得失譏譽之間等觀齊視迺如
此斯不亦難矣哉古人有言貧賤常思富貴富貴
必履危機昔馬援南征視飛鳶站站慨然懷少游
下澤之論當公開府兩浙心勞籌畫日營四方仲
仲焉如處破屋漏舟中方是時豈嘗一日忘武昌
江山之樂哉顯功榮名指顧而就其憂樂固不侔

矣功以招妒名以媒毀物隨而壞之公於是始得
掉頭而歸如擔弛極脫夫使公得有是樂者誰力
也飄乎悠乎遊不競之塗處無何之野而功愈顯
名愈榮當塗者將不能置必且取所已弛已脫者
加公肩繫公手足公用是大懼不免而妒與毀者
又隨而沮之不爾者公且僕僕如曩武林時沃者
復黧鬢者復素欲如今者頃刻之間得耶夫使公
得保有其樂者又誰力也公不幸有榮名顯功以
苦形疲精若日中之影不能自匿幸而假謗已者

爲之雲霧處吾陰而息吾影公其少安矣是謗書
讒口公之巫覡桃菊也用以禳祓其不祥之功名
而逐其優閒清淨之福由此言之莫勞於得莫暇
於失莫殃於進莫祥於退莫功於我毀而莫損於
我譽者也公且居暇考祥去損獲益奚直等觀齊
視於得失之間已哉望齡孱夫也無尺寸長豎功
名以酬公知於朝姑從公林野會當發諸同年
生猶以祝詞屬之喜公之得全於毀壽考樂康無
窮也又自喜得以樂公之樂故其詞云然然公暨

幸有毀者而不勝譽將無後虞乎公其善保之矣

壽莊封翁序

赤岸如霞素沙如雪澄川見底石子如樗蒲漁榜
聯繹汲江然竹而歌之其聲欸乃每咏斯言若浮
湘江游洞庭之野以聆軒轅氏之廣樂意其間多
有道君子隱身不耀者居焉及考其圖牒雲母星
沙餌之難老而其嶽衡也爲朱陵太虛之府石圉
方藥好奇者往往而遇蓋仙靈之窟宅也夫長沙
在楚之南南方明盛之位也天地之氣明協於丙

大盛於丁天官書老人一星在弧南曰南極南極之地其人多耆壽或以仙舉理固宜然而古山澤之老雖至爲神仙名泯滅不聞者多矣漢陰丈人鹿門隱士謝機事而賓榮名聲光燁然百世而下望其里居想見其人然則君子所以壽考永固者又有道焉少屏先生湖州隱君子也先生之行以範俗爲高以濟物爲博嗜仁渴義若水趨壑若賈趨虛時討其鄉子弟而訓誨之意所疾苦而軀憐之善貸而不匱有莊言凜色而人不尤嘗曰爲儒

不成爲處士無益於世吾以醫隱乎七所按靡弗
起身所摩拊窶兒單戶靡弗應蓋余從其嗣君今
宮諭得全游聞其風而慕之茲歲季秋三日爲先
生六十壽辰而得全執經青官方居中柄用無以
奏觴於庭其鄉人夙爲先生所療治者振施者望
廬而歸德者則人人觴之祝之也得全之友聞先
生之風如望齡輩亦靡不效觴以遙致其祝曰先
生其殆已發困得書獲所謂星沙雲母者而煉食
之與其餘瀉膿液且托於刀圭焉以蘇其通國之

人而何有於一身哉。願或能而弗爲，則有之耳。吾聞大儒之道，恬以養身而智，以惠物儉以明志，而侈以致用。恬而智，故息機於心而未嘗無事也；儉而侈，故內安于孫而外康庶物。漢陰之抱甕，龐氏之貽安，其智與用，先生猶無取焉。而况枯癯服食之小道哉？杖策意往，賓屢時過，花樹森疎，文酒歡適，眺嶺翠而頰潭光，鳥語魚行，烟歌棹笑，嗒然忘章服在躬，鐘鼎之列庭內也。人瘁而瘁，人病而病，瘁解癘蠲，偕其娛快用之身，以壽鄉里，諸其子。

以壽國壽民斯先生所爲大年者乎予與得全生
同庚予先君子春秋不旦矣而予之生也蓋晚今
先生方及耆也昔人方言願爲人兄人兄則事親
之日長信哉信哉

壽張含字方伯序

古之仕者不出於國退而老則以道德教於鄉稱
鄉先生單父下邑令所師與所父兄事者至十餘
人然則其時所謂鄉先生者冠帶杖屨之盛聚而
有以相樂槩可見也中世而降率以官爲家罷則

無所於歸耐祿廩爵之習勝而恬退道微間而去
位者亦徘徊三輔五陵賴洛間而已擇便而居望
國門而不忍遠適輕去鄉里棄父母之邦雖賢者
不免也賀知章年八十楊巨源年七十老而求歸
若其人者亦鮮矣由今視之且未免遲暮之誚而
當時人主至灑宸翰羨爲高尚某水某丘少游曩
釣人咸青而稱慕之夫謝鄰里遠親故少壯而出
至老不返斯有何樂乎洛之九老十三耆英置酒
賦詩傳諸圖繪可謂盛事而此數公者東西南北

之人也方是時山川風俗之美聚爲人物若單父
者有矣轉徙流寓旣無簪冕過從之跡其聚而相
樂若洛社者復非其鄰里親故之雅也又烏足樂
乎明興其君子崇節著本仕者不待年而退退而
居未有輕去其鄉者而會稽其林藪也生於茲者
進則纓組相胥於朝休而歸居冠蓋摩於里社相
與講道德修觴罍以游咏其山川而其人也多龐
固祺壽蒼顏素領時若列仙之翔集余不敏謝事
而還朝夕獲從羣公後輒自歎幸當明時生長於

茲地而偕茲人豈易邁耶居數年而大方伯張公亦自豫章歸歸而安之迫之起弗應固問之答曰吾安能舍吾鄉里諸老舊而與羣少年驅馳異土爲夫張氏自參議公迨大中丞浮峯先生以至公之身繩繩繼繼顯榮者四世世家閥閱冠於一時可謂盛矣而廉素之風久而彌固田廬車服無以踰於中人公又沈智而壯謀望高而實茂旦日且秉樞筦膺節鉞戡定救寧中外歸仰以恒情言之二者皆宜出而公毅然高蹈堅臥而不肯起豈非

樂其土風之美者舊之多瞻懷而不能去耶古有
以一人之身出充乎朝居盈其里者吾鄉雖多賢
要以公歸而始盛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微諸賢公
又誰與樂此乎諸大夫之開九袞者自少司馬王
公下四人望八者十數人數踰古人而又皆其婚
姻之好童非之游是歲也公亦登七十矣往例非
七十者不列於社會然亦有年未至而獲與者秋
兼蔡司馬君實是也余雖少公願得附於秋馬之
義惟公許之儻異日亦有圖繪而傳之者乎

賀周見原先生偕壽序

古今人世之大凡晚近之世自有遂古如養生家
言子午無恒但以意至時爲率耳武陵桃源不識
漢晉一方之古也五柳先生自名爲無懷葛天之
民一人之古也夫當今世有以天下爲古者吾其
從之游乎吾鄉周見原先生內直外和貌溫檢峻
居于里閭油油然不知有譎誑覆蒙之俗仕佐二
郡視僚長氓隸如鄉人不知有論訛凌誅之態徙
爲王國右史事王與王左右如郡人不知有牢慤

不平之感所更明晦炎冷百易候而如平時也其
行于斯世雖巖險拒轍而如平路其所與處攻取
愛憎化於前而略如平交人異而問焉曰先生何
道之從耶曰余奚道哉以吾所見世塗常亨人心
常厚如是而已於是聞者歎息曰周先生其古之
人乎生陂俗而由夷軌侶橫民而表和節余曰子
之稱先生善矣未盡也夫心世之本也世心之象
也抱道未夷故外有陂俗居衷不粹故俗有橫民
陂而夷之有未夷者也橫而平之有未平者也臨

澁而爲高明汙而爲潔者此晚世之奇行非先民之雅尚也見原先生殆以其世爲胥庭之世而其
人爲胥庭之人凡情僞智故譸張變幻萌生而龐
出者不獨無嬰於心而且不存於目平平蕩蕩履
常亨而處常厚不復知吾道之爲是斯人之爲非
殆吾所謂以天下古者耶難者曰先生之仕未有
權藉以易天下也世今矣奈何胥而古之予曰子
不見夫憂愉之發於情乎其愉也天地日月山水
卉木靡非欣榮廣衍遇而可喜者其不然靡非憎

者此以一念而爲宇宙之變古今之在我亦猶之
一念也夫人性一也由孟子觀之無不善由荀子
觀之無不惡人善人惡世今世古豈二子生異時
哉所見固然故鯢鵬天飛下無阨谷鵲鶴晝暝上
無白日世固多君子而小人信謂絕無世亦不乏
小人而君子忘其或有先生非有術以易今天下
也謂其忘也則幾矣身與世不相判之物也居今
世行古道不如身世之兩忘古今之一轍先生息
機捐械與天下同游於胥庭吾故曰先生能以天

下古者也茲歲丙午某月某日先生八十覽揆之
辰元配夫人春秋亦七十高矣比德偕老里中人
僉謂盛事仲子聚之旣舉於鄉將偕計行先期其
同年友醵金以祝予弟君爽與焉而來屬予爲辭
予惟上古之世人壽以萬計而後乃百年行業滴
醇竿亦因之先生古之人也壽考寧固未必遂比
於昔而獨超於今此亦徵應之恒理矣先生又棲
神淡泊有宗雷之雅好人或譏焉予曰世界之說
豎而爲三橫而爲四界有東西猶世有今古胥庭

以來不知幾千萬歲而令其風壤人物還置目前
斯先生淳固之力也夫無難千歲之胥庭而獨礙
於千萬億之清泰哉孔子曰仁者壽老氏曰長於
上古而不爲老此所謂無量者也吾願先生之勿
疑也

壽尊師南洲先生序

古之爲師者多碩大昌茂有難老之慶周盛時鬻
子呂望嘗爲師鬻子九十望八十始顯融於上迨
其末季有李氏伯陽者隱於柱下以言道德師於

其徒而伯陽年尤永後之神仙家皆膠傅焉降是而有傳經之師漢時申培公伏生皆經義老師也迨其業傳而申公八十伏生九十餘矣後漢又有伏恭桓榮亦咸以耄耋之歲人主北面問道尊爲老更何其盛哉豈道積而著教久而光非壽考蔑以見與抑其道德之所蘊蘊理義之所膏濯有以澤其身心而導其天和有壽道與不然何古之師者之多老壽也夫道之不可以不明而教之不可以無傳也久矣古已謝而後未至申綰之維師其

人其人者非有強固康豫之質與黃髮見齒之壽
則道固不可以易明而學固不可以易傳也天而
愛道則其人者豈非所擁護保右偏厚而私隲者
哉於今則有吾師章南洲先生先生蚤歲與其二
兄俱以才氣著名號爲章氏三傑二兄者皆前後
舉進士去而先生獨十一試不偶身益困名益顯
教亦日益傳餘欬遺唾門下生拾一二以發其身
者八九人一時言師門之盛無與比而先生風格
嚴整剛毅振發當華亭長洲二相君繼接時咸慕

交先生先生與抗談平禮賓主之間甚莊然終不以一語爲請寄其方嚴修潔大抵然也以故先生之爲教不言而肅師道之尊亦無如先生者不肖之事先生也最後自執紼來十四五年而先生年且大耋然體充而貌澤趾輕而語健視聽飲食又加壯焉世之言壽考寧固又未有如我先生者也不肖蓋深惟造物之意常不愛一日之遇一身之名輕以畀諸人人獨均是人也而人師其言行足術而道德載焉者恒使人不得而輕有之彼均人

而人師者其所就非一身一日之烈而已也造物
之於是也必有以摧綱困抑之於始必有以擁植
栽培之於後不困其始彼且就其一身一日之幸
而無以廣業於衆也不培其後則緒不竟教不遠
以先生之初與今運數之有運塞名壽之有虧盈
異矣而造物之意則有所虧塞於彼而通盈於此
要欲以成先生之爲願顧不厚甚也哉先生壯時
嘗以周易筮之得蹇之謙其繇曰大蹇朋來先生
曰吾其不及進乎然吾門必有興者已而果驗然

則造物之以師道歸先生也信矣是月之十一日
先生壽期也先生子永寧君方剖符於洛其門人
熒等載酒於觴敬代永寧君獻萬年壽而爲辭者
陶望齡也

壽叔祖貞齋翁序

陶氏之族多壽吾近屬同堂中開袞八九者同時
多至十人其尤盛者也而皆康強諸翁時相聚語
未嘗近几榻終日植立挺挺少年者始羣然侍而
聽久之覺腰膝欲脫不可耐皆以次引退比暮散

去時惟耆年數翁耳竟未曾坐明日復然亦終不言倦也然猶解之曰老而逸而貞齋翁又以醫最効其康強倍焉翁術既奇而尤惡人之病早起過視病家屬未闢也循門而入旣徧始歸食每至禺中未嘗云朝饑口論心惟手煩足痛從朝洎晡從弱冠至老未嘗少間吾門壯者或恃翁以老老恃以壯而翁無所恃又勞其形以急人損其神以益人而神愈充形愈固此其所受固有特異者矣宗人凡爲壽者果酒雞豕再拜稱慶雖期頤之尊金

紫之貴未有加焉於翁則醵金合詞具采帳頌美
功德如是者至於再其施德於人而服其志不有
尤異者邪夫翁之與宗人其忘也久矣勞忘疲功
忘報市藥而忘貧負已而忘憾其至也忘人而人
我忘焉吾宗人之相忘於翁也亦久矣是舉也挈
孥然聚族之人效觴恐後又聚其貲以章之似有
大不能忘於翁者何哉翁之療人六十年矣其始
也有療而不能酬者其酬也而翁輒歸之是未忘
報也居數年有療而不酬者矣見翁逡巡而謝曰

若瘡耶未瘡胡不取藥吾豈索直於汝乎雖然未
忘媿也居數年貧者之就醫於翁也若飲水於河
而受施於坊局儼然以爲當然而無愧焉然猶居
其半也久之其半者曰翁固不責人吾姑待焉待
而不償則忘於是翁日貧矣數日一入城多借貸
以給藥人受藥而不知所從則忘夫忘人難矣而
又能使人忘斯不尤難乎哉翁性剛直遇人有過
或面訕讓其操術既精治病先根本而人或惡其
標末不能需久翁弗爲依阿時或正色疾言生平

未嘗怒人怒人者顧在此耳其大意歸於欲人之
善而祈其生全人亦終謂翁愛已未嘗敢怨也人
之常情德則酬怒則怨於翁獨有不酬之德無怨
之怒不酬者近忘無怨者近德德非至則不見忘
忘非真則不見德然則真忘者固大不忘者之所
出也聚賢而章之不亦宜乎望齡於屬最親近祝
翁之詞不宐過於文綺惟願翁心目明利手不廢
診足無輟行陶氏子孫日飲翁施藥二三十年足
矣若稱引孫思邈陶隱居故事以倭其言爲文爲

綺所不敢也

送劉進士還遼陽壽其尊公序

諸邊惟遼左數被虜每歲農功畢虜輒至所至困
廩畜牧一空係虜千萬計大略我爲樹穀豢牛馬
乳兒哺女虜獲之肉之奴婢販鬻之以爲恒其長
吏又率武士獷悍蝟鷲刑斂無度取虜子遺以搖
其毒其民俗頹厚謹畏視上如虺虎目不敢眴蓋
遼左於京師斗絕地最遠而虜情實吏罪狀民疾
苦不以時聞小民流離單孤勢難自列於闕庭之

下將吏善爲蒙大帥與同項領爲交關游士客子
武錯於關內外率甘餉饋故下而小民上而帥府
外而游士客子俱無有言遼民疾苦者言者瘖默
則將吏愈恣將吏恣而虜愈得便故將吏之意憚
則驕虜之氣折矣此其機在有賢豪士大夫巋然
出於其鄉與下同害而不與上同利道德足以懾
服武夫悍將之心而勢足以宣達卑遜小人鬱伏
無聊之態其疏民隱若窻牖之耀光明禁制暴亂
若飲者監史其悉虜情形與殘破大小首功多寡

若山言樵蘇水計魚鼈於是上功簿者無敢詐譏
列鎮者務收爪吻以和其民執戈乘鄣者無虛伍
以媒寇寇所闢入無敢寢匿不以上聞而所謂賢
士大夫者特恂恂於鄉委委於朝非有攻訐伉厲
之跡也言不出於口而隱然爲全遼金城之重其
所繫豈不大哉今歲春余濫役禮闈事既竣書其
名氏邑里而旌之至廣寧劉君則相與舉手賀曰
遼有人矣夫以九州之大有一人焉於三百八之
中而獨以爲劉君賀哉誠以其人與地有足重而

勤勤於涓弊之遼陽也予叔廣學以諸生隸籍廣
寧劉君其友也其爲人端重明達自膠序名行已
尊於鄉人又充榮爵廳位載而行之乎劉君爲予
言其親老矣將歸以一爵爲壽而請脩以詞夫士
君子所以顯親者患無具耳有具矣患進之難進
矣患施於政之難劉君方起疏褐未及於政也而
已榮施其鄉邦令其悍者懾弊者起疾苦有告扞
圉有賴則所以顯厥親者至矣余烏乎言雖然余
聞劉君之鄉人其先有賀黃門者其人也樂其道

終身焉傑然能有立者也繼是有蕭駕部者余未
見其人以所聞與黃門甚合劉君有意黃門乎請
就駕部而學之夫所以殷其家邦顯其親者必有
術矣

壽王翁序

生而居越長於峭嶠齠湣之間如魚處濕蜂膳甘
月與狎習而忘其大美及驅馳四方原隰風壤之
觀既備然後知山川都會未有相耦相得夷易幽
遠如吾越者蓋非老於遊不足與語予三仕三免

歸歸而頽仰高深趣新景開輒改其舊於是歎曰
善乎子猷氏之言予非因恭而後返烏能知吾土
之洵美與斯人之善狀哉惟予於交通也亦然少
年意銳思盡友一世賢者相與剗切再游京師而
鈍昏寡與其淵深敏捷之士掉臂而不我顧退而
睠思鄉國長者寬中理外魚魚雅雅相宥以過相
教以言俗之近厚而無巉嵬排擊之態亦未有如
越之君子也予旣年長倦游適嬾能深樂其山川
而安事其父老以爲幸甚而悔其知之晚願復自

惟仲尼大聖也轂靡踵敝以求友天下而不可得
乃致懷於吾黨其稱宓子則曰魯無君子斯焉取
斯然則魯之多賢聖人亦久而後信也况其汶汶
者哉會稽著姓裁六七惟傳江之族方大興歲丁
酉鄉進士某舉南畿而其季某復用材雋名於成
均二君皆交予因有以知其太公雱都君之賢雱
都君少孤奉其母以節孝聞其仕也有仁政居有
義稱鄉人交賢之以告其郡大夫大夫賓而禮之
於僕介君油然而不屑也其生平自置與所以教家

大指率以厚曰而不見埴器耶薄者先壞故其子弟率廩廩退讓言動淳雅望之有敦彝之色予不佞引而歸休幸其族之近古而思事其長老以所趨慕空莫先於雩都君雩都君以茲歲冬孟廿五日爲七袞壽辰先是其二子皆試都下過予僑舍以文請會予得告歸來徵宿諾予謝曰有之且雩都君又予趨慕之尤者也其曷敢辭夫文士之持論遠取而近遺者多矣胥庭之世與夫壺嶠之山求之於數千歲之前與幾萬里之外而必不可得

予與君偕生於此泛清遠而眺巖越豈復知有所
謂方壺員嶠者哉君之父子斲雕釋械忠敬而雖
和斯亦家之胥庭也海上多神仙遂古之人多壽
考君方日游壺嶠而居胥庭其爲壽不亦俊哉予
旣閒退從君游之日方永願君無少而舍我詔以
無伐生之道予將以敦史請焉

贈劉太翁榮壽序

初貞一劉侯來長越之暨時望齡方田居有材譽
轟然予詢其治狀心異之曰材者寧辦是後北詣

京師居二三年而暨之政日來至耳其俗囂者波
帖囂者膠解條刊莪長化以冷風其習最陋號難
變者凡四事侯廟以教令導以誠惇無幾時皆大
革其故其水田下下防漶滅歲歲鮮入侯爲大治
隄圩其厚皆可旋車也水暴至侯臨視決處手先
掘土塞之隸卒係進民踊赴卒乃靡害隄成歲豐
汙萊爲上田其爲治強力而每有餘地明恕忠信
誠心藹藹焉若春雲含膏冬日送暖望而可愛邑
子乃言侯蓋時與士言學學以不自欺爲本予乃

嘆曰吾固言材者不辦是也教衰道弗用世者皆
杖其偶合之資與一至之氣雖間以集事而往往
償決不可勝數譬之山耕船汎取給風潦非有灌
漑源泉榜棹便利常行不敗之術也逢年適國事
出幾幸而甚者輒有覆溺衝蕩之害三代以降泯
泯焚焚不復知學道何事入官何方宋明一二大
儒始昌言而致行之小者一邑大至定危難匡四
方試輒奏效而流俗指笑以爲妖祥鵠的無尤萬
矢集之於是父子相戒爭以言學爲忌諱士生後

世非其朋友講習之功家世師承之雅夫誰信之行之而復言之乎予嘗聞侯有名父 先生者

池之宿儒也弱冠學於其鄉吳先生閩陽明心齋之說精思力詣更寒暄併昏曙久而有契其燕處凝如也與鄉人處油油如也輒俗以禮報怨以德居九華山西人稱之曰山西夫子始來視暨政訟牒紛如爲不樂者數日謂侯曰平爾志靜爾氣勿與事撓勿與民爭音去爾歸矣明年再來政大清簡先生乃色開神愉舍然而反又數書訓告之然

後知侯所言道德大指與敷政饒民之術大抵皆
聞諸先生者也予讀先生訓詞所深概於中者一
所願正者一先生曰凡人把著是非遂稱率性而
行此謂果哉何難又曰大抵事宜率性然性有純
處亦有偏處一涉做作卽與率性者異嗟乎今之
學者其縱意任情而號於人曰率性者亦多矣先
生之言燈炬也鍼砭也此予所深概於中者也而
謂性有純有偏夫偏者意耳情耳而豈性之謂哉
先生亦有爲言之耶予所願有請於先生者此也

莊周言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先生今茲六十學且日化望齡他日問道於九華之山先生幸有以詔我也

壽永寧公序

陶氏世牒二曰丹陽潯陽潯陽者長沙桓公系也其後爲淵明先生後世樂稱之故多本焉丹陽在吳代多顯者而人乃罕述越其邇郡系所出宜近取爲似而顧亦稱潯陽意嘗疑之及觀唐人峴者以高逸名於時居岷山自云彭澤之後崑山於越

尤邈焉知栗里之苗裔無散居江南者乎雖然晉
宗之爲丹陽潯陽皆不可知也知其近者吾其台
人乎台之譜曰唐世某公台守也家焉迨今七百
餘禩矣而緒如杼絲之可引其居曰長潭長潭之
陶當宋時甚廣衍後稍散析然今聚處尚數千家
其丘隴故宅往往有唐宋遺跡凡台諸邑與竝台
而郡者其諸陶大氏皆長潭派也自譜學廢壞氏
族同異皆不可攷或者近遺基功之義遠傳於不
可知之何人予甚恥之行遊四方遇同姓未嘗妄

言譜系辛丑冬見鄉貢進士不退於黃平倩坐上
自言家本黃巖台卜邑其爲長潭陶無疑矣不退之尊
姚安黃巖台卜邑其爲長潭陶無疑矣不退之尊
公贊庭先生以經學崛起兩中會試乙榜司教和
舍理貴陽守於永寧其爲理若守率清直自遂政
有聲若飛下而不上也竟歸奉其太公以老茲年
太公春秋既耄先生與配董孺人亦皆六十壽而
且康不退富材藻游京師能盡交其賢者族姓蕃
茂父子顯名於時於是姚之陶氏大著於南服而

不知姚安章安始固一本也於戲愍侯桓公之德
洵遠乎何其久而滋昌幽遠而彌耀哉夫陶之在
漢晉以徹侯丞相大司馬之貴光啓門閭可謂盛
矣而後世若淡弘景沔顧多以隱德著聞高風
夔焉如翔鵠潛虬千載而下聲趨景附而彭澤令
其最蓋所謂美盛而傳者不在此而在彼贊庭先
生倔強於一州退而歸居放意六合之外此與彭
澤令何異耶漢土清淑四時皆春秫田花徑足以
供旦夕奉觴上壽稱詩講易足以娛俯仰趣合於

昔賢而所遵過之陶氏之多隱君子信矣夫古之
賢者未嘗不欲有爲也進或難於苟同而退有以
樂其獨故跡偏於隱隱矣意嘗在其後之人恢而
張之吾讀靖節責子詩觀其志焉夫竟永寧之業
以太慰厥懷是在不退悠悠洪源百川載導在滇
猶在越也予於不退有餘藉已

壽大鴻臚方麓王公序

代

藪澤湖海之間有人焉遺榮處約高躍于物表其
嶄絕崖壘之行足以趨賢者而驚衆人屏而深居

無所寓其傲睨偃仄之氣而思托文辭以自耀無
慕當世之澤而窺末禩之譽世所謂高曠宏雅君
子者乎有人於此榮之不逃去之無所怪處物至
潔而亦不爲湔濯自暴于物道與古聖賢合軌而
不知者以爲鄉之人雖慕者終莫能測焉亦嘗苦
其心費其時歲有以立言傳後矣而非出於立言
傳後誠以自怡而已也嘻此何人哉此何人哉真
儒之風或隱矣而緣飾刻峭負氣近名者譽於世
故世之觀君子者淺而誦述之多不能中其實其

有心冥大道而迹偶類焉者僅或與負氣近名者
同稱何其陋歟予友方麓子真儒也予能知之能
名之而世未有能者然知之名之者偏海內方麓
子通籍四十餘歲仕不滿再考人以爲不樂官也
無所干請于人東牖之間不輕受布衣而糲食人
譽其庶握槩抱牘秉燭而起至老不解而人曰先
生勤于學疏釋六經紬繹汪洋而人曰先生之業
不朽凡所以頌吾方麓子者皆當世負氣近名之
士所能有而方麓子偶似之其以此獲稱奚怪也

嘗試使聞其風讀其書而高慕之者進而見先生
於田父鄉老中不詔不叩而辨其誰先生者必不
能叩之而鍾發詔之而溜決夫然後知先生之有
異也源停響收而方麓于者真田父鄉老人矣蓋
其緣飾剝落而獨以其真遊乎世凡前所稱者特
迹有止而樂有寄其所以冥會乎道而能不殊於
古之聖賢乃其無以殊乎田父鄉老人者也以予
志道之久而少與先生同進侵尋以至于今而年
偕已七十自惟牽役於世老而未暇止有愧於先

生而先生顧有以相信者然先生方髮鬢顏丹神
色甚茂而余已就衰豈勞逸之效殆異耶予視先
生又非苟自逸者也將亦有他道而可以告予者
歟先生之于某方以選爲庶吉士年家子某等同
仕於朝者皆造予求一言爲先生壽而歸諸吉士
君予自謂知先生而能名之者也故爲具言世俗
所稱述者猶未至而并以質於先生亦以明吾二
人之相信殆有契會而非出處之謂矣

歇菴集卷之六

終